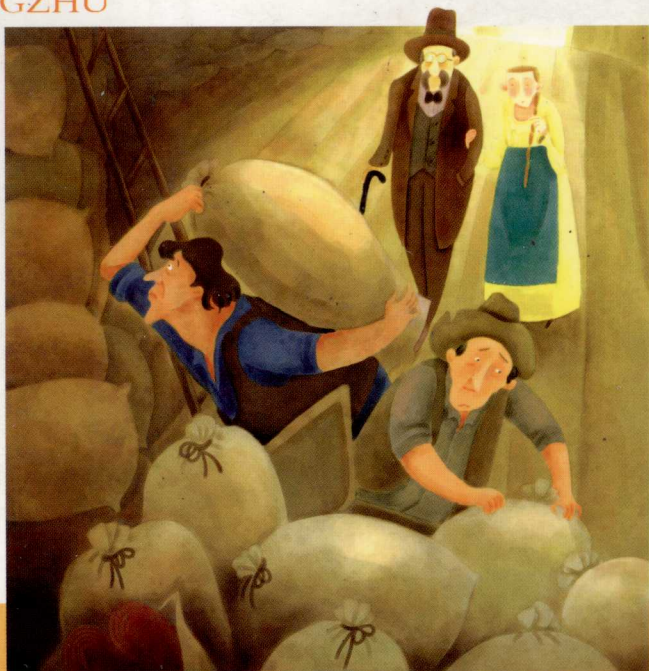


名家导读 · 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著

孤女寻亲记

JINGDIAN
MINGZHU

[法] 埃克多·马洛◎著 傅金纯◎编译



一本家喻户晓的儿童名著
《苦儿流浪记》的姊妹篇



名家导读

MINGJIADAOD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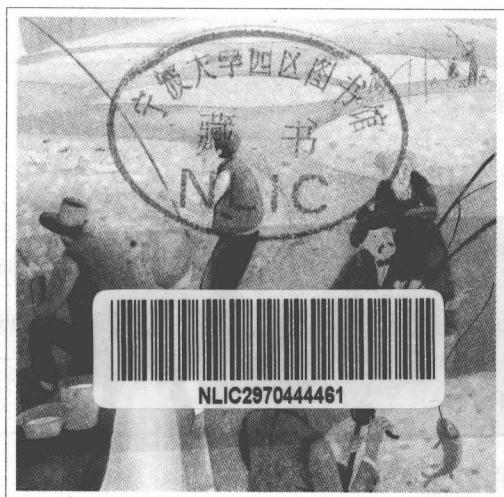
SHIJIEERTONGWENXUEJINGDIANMINGZHU

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著

孤女寻亲记

[法]埃克多·马洛 著

傅金纯 编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 CHILDREN'S PRESS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孤女寻亲记 / (法) 埃克多·马洛 (Malot, H.) 著; 傅金纯编译.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6

(“名家导读”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著)

ISBN 978-7-5353-4488-5

I. 孤… II. ①埃…②傅…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1866 号

书 名	孤女寻亲记				
©	埃克多·马洛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vip.sina.com		
承 印 厂	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插 页	8 页
印 数	1-20 000	印 张	7.5	字 数	85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80 毫米×980 毫米			开 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4488-5			定 价	1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段宗平 解读

《孤女寻亲记》

难,是德才的绝好标尺

——《孤女寻亲记》导读

《孤女寻亲记》与《苦儿流浪记》,堪称优秀的姊妹篇。

仿佛那 19 世纪法国的苦儿雷米和孤女佩丽娜兄妹俩,手拉着手,穿越一百多年的时空隧道,款款来到了东方的神州大地,要与 21 世纪的中国青少年交朋结友,倾诉他们心中的苦和难……

苦儿雷米要倾诉之苦,在《苦儿流浪记》中已有展现;而孤女佩丽娜要倾诉之难,是灾难也是困难。埃克多·马洛的《孤儿寻亲记》,法文书名直译为《有家》,书中主人公佩丽娜姑娘去寻亲,却有家难回!苦儿雷米无家,才饱受流浪之苦,孤女佩丽娜有家,也尝尽回家之难。她要明了个个难点,破解道道难题,渡过重重难关!作者马洛先生真不愧为优秀的文学大师,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情节曲折有致,语言生动流畅,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佩丽娜的种种悲惨境遇,而且还擅长刻画少年儿童的心理,着意表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令人读来,不禁掩卷寻思,击节喟叹!

在书中,作者虚写佩丽娜与父母跋山涉水,万里寻亲,父亲死于途中的过程,实

写母女俩来到巴黎，母亲又因病而亡，佩丽娜成为孤女后，到马罗库尔寻亲的历程。

实际上，佩丽娜只身登程寻亲之时，已然明白自己的身世和处境，但她牢记母亲的临终遗言，努力奋斗，决不自暴自弃。当她饥困途穷，即将倒毙之时，仍然要保持自尊；当她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时，能显示不同凡响的智慧和实干本领；当她认亲遭受险阻时，又表现出超常的理性和谋略。她的信念是不向命运屈服，也不抱任何幻想，以顽强拼搏的精神向各种困难挑战。在她身上，真有一股勇于斗争、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她这种对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以及她那忠厚、善良、坚毅的品德，确实给我们 21 世纪的广大青少年，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作者在书中还刻画了许多善良百姓的形象，如基约大杂院的邻人，见义勇为的流动杂货商破锣嗓子大婶等，他们对孤女的救助、指导等义举善行，反映了他们高尚美好的心灵。此外，作者对厂主的霸道、专横和武断，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描述评价；对厂主的侄儿、外甥和总管的狼狈为奸、明争暗斗，也有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而作者对过着非人生活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少年儿童的苦难和不幸，寄予深切的同情，也是很可贵的。

难，无论是灾难还是困难，在人生路上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它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往往不请自来，既对每个人的意志和勇气进行考验，更重要的是，它又让人们明白，它是衡量每个人的道德水准和才情能力的绝好标尺！想躲抑或请它下岗，是讲笑话抑或梦话而已！

湖北省语文特级教师 段宗平



目 录

第一章	沦落巴黎	1
第二章	绝境逢生	12
第三章	踏进故乡	23
第四章	找到新居	36
第五章	当上临时翻译	46
第六章	当上秘书	57
第七章	较量	70
第八章	新的生活	82
第九章	噩耗传来	92
第十章	祖孙团圆	105

第一章

沦落巴黎

都城巴黎的贝西尔城门外。

虽然天气不错,阳光和煦,但那些驾驶着各类车辆要急着进城的人们,望见拥堵的长龙,心情既焦急又无奈。他们只有静心等候,缴纳入城的检验费。

在这车阵中,有辆篷车特别显眼,你不要以为它豪华出众,而是它寒酸得令人好笑罢了!这是流浪艺人的木轮车,底座单薄,四周用褪色变样、又脏又旧的粗帆布包起来。帆布四周有几种文字和新写的法文大字:“照相”,表明这辆车已经跑过许多国家了。乍一看,那拉车的驴子瘦弱疲惫。其实,它比欧洲驴子还高一截,毛色灰白,体型瘦长。它的“穿戴”也够呛,尽是凑和着用的。

盯着那头驴子的,是一个坐在人行道旁的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那女孩长相有些特别,带有混血儿的特征,除了浅淡的头发和淡黄中略显红色的皮肤与众不同外,她那乌黑、细长、机警的眼睛,清秀、温和的脸庞,表情严肃的嘴唇,是那样的娇媚而端庄。一件寒碜的上衣和破烂不堪的长裙,裹住她纤细、单薄的身体,尽管如此,生活的贫寒困顿却丝毫不减她神态的尊严。

“帕里卡尔,你到底有完没完呀?”那头驴子本来伸头吃着前面饲草车上的干草,闻声缩头,但又忍不住啃了起来。

小姑娘四五次训斥牲口后,车子里传出了喊声:“佩丽娜!”小姑娘立刻起身,掀开车帘,走进车子。原来是个躺在薄薄垫褥上的青年妇女叫她。

“你怎么让它吃别人的草呢?”

“妈妈,帕里卡尔实在太饿了!”

“再饿也不能乱了规矩,若是那个车夫发了火,你怎么说呢?”

叫佩丽娜的姑娘，立即过去拉住驴子。

她的母亲全身乏力，气息奄奄，虽然才二十六七岁，可已是病人膏肓。她椭圆的面庞上有一双温和而深邃的眼睛，使她还保留着几分令人赞叹的美貌。

“妈妈，我给你买个柠檬，好么？”

“算了，就剩那点钱了。你管好帕里卡尔吧！”

佩丽娜把驴子拉开一些，又抱着它，抚摸它，还亲吻一下，奇怪的是，驴子竟安静了。她放眼望去：塞纳河上，游船和拖轮穿梭不息；码头上，吊车繁忙；环城铁路上，火车隆隆驶进烟雾笼罩的都城巴黎。往近处看，征收入城税的公务人员，用长矛戳进饲草车，或者尝一口小银杯的葡萄酒，又立即泼掉……

这时，一个小丑模样的小男孩凑过来搭讪道：“这头驴子好漂亮呀！”

“是希腊来的。”她见他还正经，便答道。

“希腊？离我们远吗？”他问道。

“好远的呢！”

“那比……比中国还远吗？”

“没那么远，可还是好远，好远的呢！”

“那你，也是从希腊来的？”

“我来的地方比希腊还要远。”

“是中国吗？”

“不是的，可帕里卡尔确实是从希腊来的。”

“你们打算在哪里歇脚呢？”

“听人说，奥克塞尔城墙边有空地方。”

他笑弯了腰，还重重拍了两下屁股：“城墙边的空地？哈！哈！哈！”

“难道没有空位了？”她诧异地问。

“有啊！不过明早你的驴子就会莫名其妙地不见了，这只是开头，以后呢？我双料胖墩提醒你。我们跑江湖卖艺的，不干那事！”

“真的吗？”她那细长的眼睛都睁圆了。

“哄你我不叫双料胖墩！这样吧，你找盐粒子大叔，问题就解决了。”

“盐粒子大叔？我不晓得呀！”

“嗨！他就是基约大院当家的呀！”

“‘盐粒子’是他的名字吗？”

“大家都这么叫。他那大院可租房，也可放车。虽然他是铁算盘，够抠的，

但他明来不暗算呀！大院有栅栏，很安全。他还有枪呢！”

“租金贵不贵呀？”

“可以和他讨价还价嘛！”

“基约大院怎么走？”

他抬手给佩丽娜指点了一番，她托他看着驴子，便上车去告诉了妈妈。她刚要出去，又弯下腰对妈妈说：“妈妈你看，那么多带篷布的大车！上面的字我认得，上面是马罗库尔工厂的名字，下面全是一个名字：维尔弗朗·潘达瓦勒。盖在码头上的酒桶上的帆布，写的也是这个名字。”

“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呀！”她母亲平静地说。

“我惊讶的是，这么多东西上面，都写着同一个名字啊！”

“唉，孩子，”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平静地说，“别忘了我们要走好自己的路吧！”

佩丽娜下车后，看到驴子又在啃草。

“不是叫你看好它吗？车夫发火怎么办？”

“他发火？”男孩把拳头往腰上一叉，头一昂，“不就几根草吗？乡巴佬！嗯？”

还没有等两个孩子笑起来，检查人员的长矛已插进饲草车，这辆车快进城了。

“马上轮到你了，小姐！后会有期啦！”

当那些见怪不怪的检查人员爬上流动照相车时，也不禁暗自吃惊，车上除了病病歪歪的妇人之外，恐怕就剩“贫困”二字了。

但他们还是要问：“再没有什么东西需要申报了吗？”

“什么都没有。”

“葡萄酒呀，食品呀，别的东西呢？”

“什么都没有。”

确实，车上只有草椅、小桌子、土炉子和一架照相机、几种照相器材而已。

“好吧，你们可以进城了。”

进得城来，佩丽娜立即勒住缰绳，指挥帕里卡尔，顺着刚才双料胖墩指点的方向，往基约大院而去。令她惊讶的是：城墙边斜坡上乱七八糟，胡乱躺着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男女。那男孩没讲错，这里很容易发生动刀子的事。

然而，当她往内城望去，更是大吃一惊！

喔唷！房屋是难看的，仓库是阴暗的，街道是肮脏的！难道这就是爸爸多

少次绘声绘色地向她描述的，自己也多次憧憬的奇异都城？难道那些猪躺狗卧似的男女，就是巴黎人吗？她不敢想下去，只顾看眼前的路了。

佩丽娜被巴黎的街道名称弄得稀里糊涂，可还是细心打探，左弯右拐，来到一处栅栏跟前。栅栏里停放着没有轮子的公共马车和火车车厢，里面的房子简陋破烂，中间草地上有翻滚戏耍的小狗。她知道这就是基约大院了。

她下车走了进去，小狗扑来，汪汪直叫。“怎么回事啊？”这时，传来一个声音。

佩丽娜循声望去，才发现左边还有一溜建筑。那是七拼八凑、随心所欲的不伦不类的，也许是鲁滨逊设计、礼拜五盖起来的建筑！建筑前有个胡子拉碴的男人在选破布。

“你有事吗？”当她走过去时，他问道。

佩丽娜三言两语说明来意，这时候那男人也灌了一杯葡萄酒。接下来，是一场讨价还价，最后商定，一天连人带车九个苏。

“去叫你父母进来吧！如果人多，每人还得再加两个苏。”

“就是我们母女俩。”

“唉，应该是你妈妈来交租金啊！”

“她病了，躺在车子里呢。”

“病了？我这里不是医院呀！”

佩丽娜生怕他不肯收留，赶紧说：“这都是旅途劳损的。我们走了很远了！”

“从哪里来我管不着，你们自便吧！”

佩丽娜安置妥当，便爬上车子。

“我可怜的妈妈，我总算安排好了。”

“摇呀晃呀，我实在是怕了。日日夜夜，走了多少公里？只有上帝知道！地球真大啊！”

“妈妈，我们暂时就在这里休息吧！你想吃什么？我去做晚饭。”

“先给帕里卡尔饮水，它也累坏了，再给它找点吃的，好好照顾它。”

“它在津津有味地嚼矢车菊，这院子里多得很呢！还有一口井。我去去就回来。”不一会她回来了，从车上拿出土炉子、一些煤球和一只旧锅，然后生火，淘米煮饭。米饭做好后，佩丽娜像巴黎的厨师那样，把米饭盛到盘子里，并堆成一个金字塔的样子，然后端进车子里去。她把妈妈扶好，自己盘脚坐在妈妈对面，盘子放在中间，母女开饭了。妈妈把一叉米饭送进嘴里，可饭在嘴里转

呀转，就是咽不下去。

“唉，就是吞不下去。”她望着女儿摇摇头。

“妈妈，你要强迫自己，吃了第一口，第二口就容易些，第三口就更好咽下去了。”

可她妈妈刚吃完第二口，就把叉子放下了，说：“还是不吃了吧，我有些恶心。”

“啊，妈妈！”

“不要紧，亲爱的，我不干活不出力，吃一点点也还行，也许休息休息，胃口会好些吧。”

妈妈喘着气躺了下来，看到佩丽娜眼泪汪汪的样子，便安慰地说：“饭做得挺好，你快吃吧！”

“好吧，我吃，”佩丽娜噙着热泪，勉强为笑，“妈妈，你看，我在吃着呢！”

其实，她也要下决心才咽得下去，那是因为伤心。一口饭下肚，她便不知不觉地三口两口就把盘子里的饭扒光了，那是因为太饿了。

“妈妈，你身体不好，”她捡好盘子，说，“如今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巴黎，巴黎有许多好医生！”

“不付出诊费，向医生说说笑笑，他就会来给你看病了？”

“我们给他出诊费呀？”她摸摸口袋，找出七个法郎和一个奥地利弗罗林，“你看，这些钱够请医生了，还有剩呢！”

“医生看病只是讲讲话，我的病就能治好了？他还要开药方，我们拿什么买药？”

“妈妈，我有主意了。”她凑近母亲，亲昵地说，“你生病后，我心里总惦记，可怜的妈妈什么时候才好呢？我们要到马罗库尔去，这样使人笑掉大牙的篷车，能在那里出现？能给我们争得一些体面吗？”

“不用假设，我们这个样子，”她母亲又叹了一口气，“唉，就算是那些亲戚并不高贵，也会给他们丢脸的呀！”

“这不就清楚了！妈妈，”佩丽娜两手一摊，“我们何不把这辆篷车卖掉呢？没有人再来照相，它给我们掉价，还给亲戚丢脸呀！”

“能卖多少钱哟，”她母亲伤心了，喘息着说，“我们在篷车里生活了一年多，你父亲就在这车里去世的呀！看到这车子和物品，能不怀念他吗？一想到要卖掉它，我就心如刀割啊！”她母亲泪下如注，说不下去了。

“啊，妈妈，”佩丽娜喊道，“你原谅我吧！”

“没有什么需要我原谅的，亲爱的孩子。你说得在理。我们总不能赶着这样的篷车，穿着这样的衣裙去马罗库尔吧。我们也不知道在马罗库尔一定会受欢迎呀。因此，我们要尽快赶到那里，早点露面，免得吃闭门羹……”

“我看不会的！爸爸是那么好的一个人，难道他们对已经去世的人，还要怀恨在心？”

“我说篷车的事，只是希望你永远记住父亲！好吧，把篷车和帕里卡尔卖了，请个医生看病，我有力气了，也好早日赶到马罗库尔。”

“篷车能卖多少钱我不知道，可是帕里卡尔是一头漂亮的驴子，而且还善解人意。那个叫双料胖墩的男孩，就夸奖过它。相信能卖个好价钱的。”

“我们不知道巴黎驴子的行情，再说这是一头东方的驴子呀。孩子，商量好就去做吧。这个叫人难过的话题，越讲越难受。再说，我也累了。”

“妈妈，你睡一会吧！”

“唉，我在现实和未来之中，喘一口气。”

“你好好休息吧，妈妈，我不打扰你了，趁现在离天黑还有两个钟头，我去洗衣服，明天给你换上。然后再干点别的。”

“别累了，孩子！”

“不怕，累不着我的。”

于是，佩丽娜便轻手轻脚地在篷车里翻找，拿出一些衣服和快用完的肥皂。然后烧水烫衣服，又在井边洗净，再把它们晾在篷车与木栅栏之间的绳子上。

佩丽娜干活的时候，系在不远处的帕里卡尔不停地瞅着她，当她干完活后，它把脖子伸向她，叫了几声，向她表示亲昵。

“我不会忘记你的！可是……”

她忙完后，走过去抚摸它。帕里卡尔则把头放到小主人肩上，接受她的温存，而且，还不时垂下长耳朵，又摇晃着竖起来，表示自己的心满意足。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杂院里也寂静无声。思前想后，佩丽娜感到无比惆怅。她把头紧贴着帕里卡尔的脑袋，任那压抑已久的热泪洒落下来。

佩丽娜和她母亲，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因为母亲热得喘不过气，非常难受，佩丽娜夜里不得不好几次爬起来，到井边打清水给母亲喝，使她凉爽一些，而自己则几次都冷得直打哆嗦。

天亮后，她立刻去找盐粒子大叔，大叔给她介绍了一个叫炉灰箱的医生，那是个不走路而是坐车出诊的大夫，当然了，出诊费就很贵啰。为了妈妈，她豁

出去了。她按盐粒子的指点,找到了医生的住所。医生还没有起身,她只好坐到街边。父亲生病的时候,是在穷乡僻壤的深山里,那时母亲也请了医生,其实就是只会巫术的剃须匠罢了。如今是在巴黎,名医良药多的是,以前的悲剧,不会再发生了!

她瞅见车库开出一辆马车,停在房门口,一位身材魁梧、大腹便便、脸上长满络腮胡的医生出来了。她急忙上前去申诉了请求。

“去基约大院?有人打架伤了吗?”

“不,先生,是我妈妈病得厉害。”

医生把一只脚放到马车的踏板上。

佩丽娜立刻把准备好的四十个苏递了过去:“我现在就给您出诊费!”

“那好,嗯,要三个法郎吧!”

她一愣:盐粒大叔不是说四十个苏就可以了吗?没法子,她又从身上掏出二十个苏。医生把钱全拿过去,塞进背心口袋里。

“一刻钟以后,我就到了。”

佩丽娜飞快地跑回去给母亲报信:“妈妈,你的病会好啦,他是真正的医生哩!”话音未落,她便收拾起来。她替母亲洗脸洗手,再梳理那令人羡慕的青丝长发。医生登上空荡荡的篷车,开口就是再习惯不过的用语:“把舌头伸出来,把手递给我。”

他看病出奇地快,不到一分钟,检查就结束了,说:“你得住院治疗。”

母女俩同时惊呼,语音中表示了否定。

“不管怎样,”医生沉吟一会又说,“你不能留在车上了,寒夜受凉,那是致命的。盐粒子这里有房间。不过,药品,护理……还是住院……”

“先生,还是不能住院。我们母女不能分开,不然,我女儿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好吧。”他掏出个小本子,写了几行字,撕下来,递给佩丽娜,“小家伙,买药去。”

佩丽娜接过药方,医生指指点点一番后,走了。母亲嘱咐她把所有的钱带在身上。可是所有的钱也不够买医生开的药呀!总价七法郎五十生丁,她只有六法郎八十五生丁。药店老板不肯要她的奥地利弗罗林,又不肯赊账。这可怎么办?佩丽娜呆立在药店中间,手朝前伸,失望之极。后来药店老板给她出主意,不买贵重的“金鸡酒”,其他的药不是可以买吗?

于是,佩丽娜买了其他药,用剩下的钱买了几个鸡蛋和一个小维也纳面包。

母女俩很高兴,都满怀着希望。希望是一剂开胃的绝妙良药,两天来难咽东西的母亲居然吃下了一个鸡蛋和半个小面包。而佩丽娜更是信心十足,相信会有奇迹出现。

“妈妈,怎么样?你会好的!”

“是的,亲爱的女儿,会好起来的。”

母女俩的心情稍得安宁。佩丽娜便去请教盐粒子,篷车和帕里卡尔怎样卖才划得来。卖篷车她不心疼也好卖,可卖帕里卡尔她既心疼而且要星期三才能到市场上卖,也许卖篷车的钱就够了呢?也许过几天母亲的病已经好了呢?

然而就在一瞬间,佩丽娜的幻想就完全破灭了。盐粒子仔细察看篷车后,开出了“照顾价”十五法郎!这比她想象的差远了。最后,盐粒子答应租个房给她们,但白天还可以呆在篷车里。此外,再加两个法郎五十生丁,这样,不成交也成交了!

盐粒子说:“一天房钱八个苏,驴子三个苏,停放篷车六个苏。”

佩丽娜诧异地问:“篷车?您不是买了吗?”

“对,我是买了,”盐粒子嘿嘿一笑,“你们不是可以用吗?用就得付钱,天经地义的嘛!”

佩丽娜默然无语。是啊,在漫长的旅途生涯中,她们何止一次被人敲诈勒索?她们饱尝了比这次被人“吃空子”更为残酷的盘剥呀!小丑男孩讲得没错,盐粒子是铁算盘,靠捡破烂抠出一个大院,有点钱就能摆谱了。可他与那些真正有钱有势的相比,小巫见大巫啊!她终于明白了,有钱有势的人就是要欺压那些无钱无势的人,这似乎是他们的嗜好和本能,是天经地义的法则啊!可是,无钱无势的人,也要顽强地活下去,同样是天经地义的事实呀!

她小心地把钱收好,开始打扫她们要搬进的房间。那房间恐怕是从修好至今也无人打扫过!走出奔进,好不容易把它擦洗整理得有点像人住的样子,而且在有点缺口的大杯子里插了一束在院子里采摘的鲜花。

在佩丽娜收拾房间的时候,有两位邻居问这问那,出手相帮,使她很感动。一个是头发灰白的老妇人,是在街上卖唱的歌手,人称假侯爵夫人;另一个是身高背驼、总是穿着皮围裙的修鞋匠,人称赛鲤鱼先生。唉,这真是“穷帮穷,有帮有,叫化子帮朋友”啊!

当她母亲进了房间,看到鲜花时,不由一阵惊喜:“亲爱的,你对妈妈真好啊!”

她也高兴地说:“妈妈好,我也好呀!”

可是那一夜，那母亲仍然睡得不好，发高烧，焦躁不安，产生幻觉，病情加重了，第二天医生改变治疗措施，又花了五法郎药费！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还有三天才能拿到卖帕里卡尔换来的钱啊！

星期二早上，当炉灰箱大夫掏出使佩丽娜惊恐万分的小本子，准备写处方的时候，佩丽娜用颤抖的话语要求医生明天再来，因为明天才有钱啊！医生说把剩下的药吃完再说就走了。她过了十分忧虑的一天。

星期三一早，她就忙着给帕里卡尔洗刷。盐粒子虽然不想买它，但愿陪佩丽娜去牲口市场，这正合她的意。其实，盐粒子是对帕里卡尔很有好感了，可以说是“酒逢知己”了。佩丽娜到他这里虽然不久，但帕里卡尔不用拉车了呀，每次盐粒子在草坪喝酒，帕里卡尔都凑过去。盐粒子有一次醉眼朦胧，把酒杯伸过去，它居然把双唇尽量缩得细细的，吸了半杯酒！这一下，把盐粒子乐疯了！还有几次叫假侯爵夫人他们来看他与帕里卡尔对饮呢！

在路上，盐粒子碰到了一个叫“破锣嗓子”的人。那人脸上无须，一举一动像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可从身穿工作服、头戴车夫皮帽及口叼烟斗的形状看，又像是个男人。她是来买牲口拉货的。当她听说帕里卡尔是从希腊来的时，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可是她只肯出二十法郎的价，这与佩丽娜想要的相差太远。也许市场里价高些。奇怪的是，帕里卡尔在市场门口不肯走了，拖它、赶它，它索性躺在街中央。

“帕里卡尔，求求你啦！”佩丽娜急哭了，叫喊道，“求求你啦，帕里卡尔……”可它就是躺着装死，怎么喊它也没有用。

“怎么样？它不肯进去吧？这还蛮有意思。”破锣嗓子说，“就冲它机灵这一点，我出三十法郎买下它！把钱拿着，不然我改主意了。”

又出怪事了，帕里卡尔似乎知道不再把它往牲口市场赶了，居然站了起来。

“好，好！现在，”破锣嗓子把三十法郎放到佩丽娜手里以后说，“你给我把这鬼灵精牵到我那里去，因为我开始了解它的脾气了。反正我那里也不远。”

“你跟这位太太走吧，”盐粒子对佩丽娜说，“她不会虐待你的驴子的，她可是个心肠挺好的老婆婆呢！”

“我不会让它受罪的。”破锣嗓子说，“我向你保证！”

“你不知道，”佩丽娜伤心地说，“我实在太爱它啦！”

把帕里卡尔送走后，她回到基约大院。佩丽娜拿着破锣嗓子的三十法郎，心中反而空荡荡的，这到底与她指望的一百法郎相差太远呀！而且，这三十法

郎怎么用呢？她把钱交给母亲，主意由她定。

“不走不行，”母亲说，“立刻到马罗库尔去。”

“妈妈，你的病还没好透……”

“顾不得了。再不走，这点钱就要花完。虽然我原先不想这样穷得叮当响地到那里去，但也许这个穷样还会得到同情也说不定。必须走，不走不行了。”

于是，佩丽娜又去请盐粒子，盐粒子教她在库堆中找到一份乘车指南。母女俩决定坐第二天十点钟的火车走。

可事实上，佩丽娜的母亲，连从房间走到街上去的力气都没有了，更不用说爬到马车上。后来，她母亲昏厥在假侯爵夫人搬来的一把椅子上了。

“让她躺下，”假侯爵夫人说，“我的姑娘，快给她按摩，不要紧，别害怕。你们马上走，看来是不行了，得把她抬到房间去。”

佩丽娜的母亲躺下去不久，心跳、呼吸就正常了。可当她想坐起来时，又昏过去了。如此反复几次，假侯爵夫人叫赛鲤鱼来，把她抬到了房间里。

在房间里，见多识广、古道热肠的假侯爵夫人给佩丽娜的母亲按摩，并指挥佩丽娜做这做那，而且从赛鲤鱼那里弄来一碗众人堪称神妙的浓汤。可浓汤对病人毫无用处，她便要佩丽娜喝下去，有精神照料母亲。

没办法了，只好再去找医生。尽管医生开了药方，但还是坦率地告诉假侯爵夫人，他已经对病人爱莫能助了：“这个女人，长期被穷困和疲劳折磨，又受尽了忧伤和痛苦的打击，恐怕已是油尽灯枯了。千万不能让她走了，不然，不死在路上，就是火车里……”

一连几天，虽然病人汤药未进，一直僵卧在昏睡之中，但病情也没有继续恶化。佩丽娜又产生了希望。母亲并不是风烛残年，而是三十岁不到的青春妇女，会有很强抵抗力的呀！

假侯爵夫人也告诉她：“既然第一次昏迷并没有死，说明她命不该绝啊！”

“是真的吗？”

“盐粒子和赛鲤鱼他们都这么看。”

那就细心照料母亲吧。佩丽娜紧守在母亲身边。可她心中一直想着，破锣嗓子婆婆给的三十法郎，能用多久呢？没有钱了，她们到哪里去呢？怎么办呢？

这天晚上，她神情沮丧。当“怎么办”这个问号又萦绕在脑海中的时候，她感到母亲痉挛的手捏住了她。“妈妈，你怎么啦？”她惊异地问。

“孩子，亲爱的！我有遗言……最后的话，到时候了，我要……要跟你说……”

“不！妈妈！”

“不要打断我，亲爱的女儿，”妈妈歇了一口气，又说，“你要尽量克制自己，不管情况多么严酷，孩子，我……我们要……永别了……”

佩丽娜闻言，忍不住呜咽起来。

“孩子，怕也没有用的，亲爱的女儿！这恐怕是上帝的安排吧，我反复地想过，我这个不受欢迎的母亲，与你一起去，是不是合适呢？也许，也许真是你一个人去了……也许……还好一些……”

她激动得说不下去，佩丽娜帮她抚胸摸背，她又接着说：“我清楚，人世间留……留不住我了……我的口袋里，有一张用双层绸布包好的文件，那是我的结婚证书，上面记有我和你父亲的家庭身世。你必须小心谨慎地保存它，这对将来确定你的出身、承认你的地位，关系十分重大。对了，你要把内容背下来，永远记住。即使文件遗失，你也可以说出来。我的话听清楚了吗？”

“好的，妈妈，我记住了！”

“你马上……马上就会变成孤儿了……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你立刻动身去马罗库尔，不要留在巴黎，你答应我……能做到吗？”

“我保证，妈妈，一定做到的！”佩丽娜抽噎着回答，又突然惊呼，“妈妈，你怎么啦……”她的母亲突然昏厥，没有了呼吸，没有了声音，在佩丽娜一阵歇斯底里的呼声中，又醒了过来。

“亲爱的女儿，你快去马罗库尔吧……”她困难地说着，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不过，你要小心从事，千万不能鲁莽，因为……因为你没有权利要求得到任何东西……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取你将得到的一切……如果人家疼爱你、喜欢你……才有这种可能啊……我的佩丽娜，人家怎能不喜欢、不疼爱你呢……”她双手合十，目光恍惚，喃喃说道，“那时候，你的不幸……就结束了……我看得见……看得见……你的……幸福的……带着……父母的希望……会幸福的……”

她用尽最后的气力祈祷一样地说完这些话，立刻倒在了垫褥上。这一次，她的精力真正衰竭殆尽，神志消失，再也起不来了。佩丽娜惊呼之后，猛然跑出房门，冲到院子里。她心如刀绞，双腿抽搐，禁不住扑在草地上，接下来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号哭……